

2014 年 10 月 15 日

被擱置的生活

劉瑜

我的博士畢業論文淅淅瀝瀝寫了三年，終於快要答辯了。三年來，我慢悠悠地在圖書館、家、河邊公園、咖啡館之間晃。左晃晃，右晃晃，一天寫幾個字了事，跟給公社幹活掙工分似的。

雖然晃晃悠悠，可是三年來，我不辭辛苦跟人宣稱我在“趕論文”。每當有人問我，“忙什麼呢？”我就理直氣壯地說，“趕論文呢”。

說得多了，自己也就信了。一旦自己都信了，就開始行色匆匆，一付“誰也別理我，忙着呢”的架勢。瞧，他們在忙着談生意，寫材料，評職稱，種糧食，倒賣國有資產，打伊拉克，而我，我忙着“趕論文”。聽聽，“趕”論文。就是靠着這點虛張聲勢的忙碌，我獲得了一種濫竽充數的成人感。

成人感，總是必須的。我三十了，不能再穿着蕾絲花邊裙子，在公園里蹦蹦跳跳，把一個又一個下午，像難吃的水果一樣，咬一口就吐掉。

虛假忙碌的直接後果，就是我開始爲了“事業”，而擱置生活。我給自己列了一個清單，上面列舉着我“寫完論文以後”要做的事情。在過去三年里，這個清單不斷變長，其中包括：盡情地看恐怖推理小說；把我 CD 中所有好聽的歌整理出來，自製 CD；打 Mario 最新版的遊戲；



一周去看兩個話劇；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旅行，住上兩個月；好好讀一遍世界史；研究拉美的政治經濟；學跳探戈；寫驚世駭俗的小說……總而言之，我把自己全部的“興趣”、“愛好”、“願望”、“夢想”，

或者說，“生活”本身，都給推遲到了“論文完成之後”。我的論文簡直就是一個一病不起的親人，把我牢牢地栓在一個小黑屋子里，哪兒也去不了。

可是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到：萬一我這三年里不小心出車禍死了呢？萬一我今天，心臟病突發了呢？難道，這就是說，我其實有可能，生活還沒有開始，就已經結束？

這個突如其來的想法真叫我害怕。那天和一個朋友聊天，他說：我這些年要拼命幹活，拼命掙錢，爭取 40 歲退休，然後周遊世界。

我看着他，沒作聲，心里偷偷想：萬一，你 40 歲之間不小心出車禍死了呢？萬一你今天，心臟病突發呢？

還有報紙上的那些父母，非常感人，並且非常自我感動地說，這一切，都是爲了孩子，等他們長大了，有出息了……

我又偷偷想，萬一，你在孩子長大之前不小心出車禍死了呢？萬一你今天，心臟病突發呢？

我默默焦慮着，自作多情地爲每個人傷感。每個人的心里，有多長的一個清單，這些清單里寫着多少美好的事，可是，它們總是被推遲，被擱置，在時間的閣樓上腐爛。爲什麼勇氣的問題總是被誤以爲是時間的問題，而那些沉重、抑鬱的、不得已的，總是被叫做生活本身。

3、生物老師：“請說出兩種以上昆蟲的名字？”
學生：“蝗蟲、網蟲、瞌睡蟲。”
4、學生：“老師，李白用的墨水是白色的嗎？”
語文老師：“不是呀。”
學生：“那爲什麼書上說李白字太白？”

是誰那么囂張

孫子放學回家，抱着爺爺的大腿嚎啕大哭：“爺爺，我今天在學校闖禍了，默會兒有人要來打我。”爺爺：“誰这么囂張敢到家里來打你？”孫子說：“因爲他爸是警察，所以才这么牛！”爺爺怒：“我也是警察，不怕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”孫子：“好，那個人是你兒子，他一會就回來了，您可要狠狠地收拾他！”

搞笑熊孩子

鄰居一小屁孩特可愛，一天來了客人指着牆上的結婚照問：牆上的兩個人是誰啊？答：“爸爸媽媽”“爲什麼沒有你啊？小孩憋了半天說：“我，我，我爬不上去”

“糊塗臉水聰明枕”是什麼意思？我在清朝詩人黃之禔的《詹言》里讀到這一句諺語，一開始弄不懂它的含義，後來才明白，它是說：在五更睡覺初醒時，天色未明，這時無論是悔悟過去的事，還是料理將來的事，都一一瞭然於心，在枕頭上的人是最聰明的；等到一起身盥洗，是非明辨的事，立刻十忘其五，所以說洗臉水是糊塗水。

“糊塗臉水聰明枕”，真妙。凌晨子時，反側枕上，這時繁華褪盡，寂寞增添，正是人未泯的良心呼聲最高亢的時分，因此在這份冷淡里，有着無限的清明之趣。放縱自己的地方如何改進？愧對朋友的地方如何補救？困難的事件如何着手？無法挽救的缺憾也在這時候再抽痛一陣吧！在這時分，許多被忽略、被遺忘、被蒙蔽、被遮埋、被誤解的事件和人物，都復甦似的被攤了開來，啊，枕上真是聰明的時刻！

等到一骨碌起身盥洗，俗事的累贅、交游的詭詐、勢利的計較、人我的恩怨，人就很快又被厚重

枕頭上都愧悔過要想想別人，等洗臉水一洗，就只知道圖利自身了！悠悠忽忽的一生，顛沛流離，老天也無法收羅陶鑄我們，真該爲這洗臉水而羞愧呀！因此我想到奸詐的曹操，爲什麼能寫出光明磊落的《短歌行》呢？“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！”有人說是良心的自贖嘛！有人說是文行不符嘛！我想這可能是曹操反側無寐，伏在枕上寫的吧？“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？”聽得好細，想得好入神！良心在枕上有片刻的乍現，不然哪來“自贖”的良心呢？可惜等到臉一洗，權勢的慾望像太陽升起，良知的星光月色早就黯然不見啦！

這麼看來，“聰明枕”實在是人生值得珍惜的清淨時刻，這一刻的神智無滓無穢，擺脫了濃鮮醉飽的昏聩，給人反省改過的機會。可惜現今的社會，誤以功利作爲人生成敗的評判標準，所以才覺得誰有錢有勢誰就最美。其實有錢有勢的人，攫取最多，未必貢獻最多，他們可能是孽障最深的一群人，私心的蒙蔽最深重，天德開朗的機緣也最少。人生成敗的評判，應以品德爲主，誰主忠主信誰才最美。臉水一洗以後，險詐百出，只有枕上聰明，誠信偶現。呂成公說：“彼之詐，雖萬而不足，我之誠守一而有餘。”珍惜這聰明枕吧，守着這一絲誠信的良知，開創千秋無憾的人生。



甄嬛買煎餅

甄嬛：“阿姨，這碎碎的一抹青翠，好似亂墮了丫頭的眼，平攤于日下，甚是沁人心脾，提神醒腦可是極好的！若忍心炙烤煎熬，薦萎而焦灼，豈不是辜負了？”
阿姨：“說人話！”

甄嬛：“煎餅別放葱！”

多么痛的領悟

甲：“你是怎么迫到你媳婦的？”
乙：“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，當時我刷朋友圈，看到她說想吃聖代可惜周邊都沒有哈根達斯的時候，我立馬就買來給她送去了。”
甲：“所以，重點是投其所好？”
乙：“不是，全靠我的保時捷開得快，你搭公交車去，聖代早化了。”

兒子迷上了重金屬音樂

兒子上班的地方和我同路，所以我上下班都是兒子開車接送。開車時，兒子總喜歡放點音樂。最近我發現，兒子的口味變了，原來他一直喜歡聽流行音樂，現在他放的都是嘈雜、震耳的重金屬音樂，我對這種音樂一點都不喜歡，我還是喜歡朗朗上口的流行音樂。有一天，我終於忍不住問他：“兒子，最近你怎么老是放這種嘈雜的音樂？”
“噢，媽媽，”兒子不太情願地回答，“跟你說實話吧，主要是因爲這種音樂能讓你沒法跟着哼唱。”

小孩子的絕妙回答

1、一婦女在路上見一男孩抽煙，就問男孩：“小朋友，你爸爸知道你抽煙嗎？”男孩頭都沒有抬就回答道：“你在半路和陌生男人講話，你丈夫知道嗎？”
2、數學老師：“在數學符號中，大括號像一張弓，小括號像彎彎的月牙，那中括號像什麼？”
學生：“像一只還沒用過的訂書釘。”

陳道明一直被視爲演員中的“異數”——在這個媒體熱衷于製造話題的年代，他鮮有話題，也不迎合他人製造話題；作爲國內身價最高的男演員，他時常以演藝圈邊緣人自居，對自己的演員身份若即若離。究其原因，“演員”這個身份是命運強加給他的，他一直“很被動，總是被推着往前走”。

讓世界無奈于我

演員這個職業其實有點矛盾，戲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稱自己熱愛表演的人。像陳道明，有着公認的好演技，影迷涵蓋老中青三代，卻經常以戲子自居，對給予自己榮耀的演員這個職業沒有太多好感。但無太多好感不代表不敬業，他尊重自己的職業特性，珍惜上天賜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，拍戲時遲到早退、不做功課、現場擺譜等情況從來不會出現在他身上。

陳道明是從慢時代里走過來的，沉默冷峻如他，也常常會在接受採訪時情不自禁地提及早期的拍戲經歷：那時候，一部 10 集的電視劇拍上 100 天，一部小電影拍上四五個月，都是常有的事。劇組里的人想法都很單純，戲能不能拿獎、能不能火、投入和回報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創作概念里。爲了曬黑皮膚，導演可以帶着演員們去水庫邊曬上一個月太陽；爲了演一部 40 分鐘的獨幕話劇，全劇組可以去車間實習 3 個月。更夸張的一個例子是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拍《末代皇帝》，一部 30 集的電視劇竟然拍了整整 3 年，這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，但那個時候所有人都覺得很正常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演員變成了一個高負荷、高回報的職業，拍戲也變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。很多劇組一開工，大家腦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，停工一天會損失多少錢，演員們也越來越關心合約完成後有多少錢打入自己的賬戶。大環境的改變讓陳道明很不適應。起初，他屢屢強調：“我是文藝圈的人，不是娛樂圈的人。”但舊時的文藝圈逐漸分崩離析，讓他無所依憑，內心的糾葛也越來越多。面對這種衝突，陳道明只好選擇了精神上的遁世：他不再看電視，也不讀報，不看小說，而是寄情于書畫和鋼琴，並努力鑽研古籍，將自己修煉成最具文化修養的藝人。

1990 年拍完電視劇《圍城》之後，陳道明一直保持著拍一部戲歇兩年的節奏。不想演的片

子，給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演，可一旦接下一部，他就會踏踏實實待到殺青，相比那些四處串戲趕工的年輕演員，他反倒成了全劇組最清閑的人。他拍戲還有個癖好，那就是不帶工作椅，有時一站就是一天，因爲“想保持精神的亢奮，不給自己犯懶的機會”。看到這麼大牌的藝術家都站着，整個劇組只好全體陪站，陳道明也因此落下了“難搞”“不好合作”的名聲，但他對此不以為意，只是淡淡地解釋說：“我並非不好合作，只是覺得你首先要尊重這個職業，這個職業才會尊重你。我無奈于這個世界，只好讓這個世界也無奈于我。”

有原則的統一

陳道明的名字取自《道德經》，暗合“道常無名”之意，但陳道明認爲自己不算個得道之人。“按照老子的境界，得道的人身上應該有一種包容萬物的平和，無爲而無不爲，而我還殘存一些金剛怒目之氣，對大多數事情我可以

避開、忍讓，但是對我參與的事，我就得把自己認爲不對的那部分都統一好”。

爲了達到這種統一，陳道明在許多事情上特別有原則，比如他要拍戲，那么從進入劇組到拍攝結束前，他會一直穿着戲服。在他看來，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神韻，必須想個辦法，讓沒有感情的戲服“附着”在自己身上，變成自己的一部分。“很多電影、電視劇，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，因爲它沒有長在演員的身上，讓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來的、借來的。拍戲，尤其是古裝戲，我認爲應該有個‘化身’的過程，讓這件衣服‘化’在你身上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，所以拍多久，我就穿多久。”《楚漢傳奇》拍了 6 個月，陳道明就



陳道明：讓世界無奈于我

作者 沈青黎

疊的命運感和光陰感就漸漸培養起來瞭，然後我們就自然而然地入戲了。”

“現在打開電視機，一會兒八路軍，一會兒游擊隊的，可是看看演員的衣服都那么新。女戰士在野外日曬雨淋，摸爬滾打，頭髮竟一絲不亂，還畫着濃妝。很多人說了，這是審美需要。可是養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嗎？觀衆就那么膚淺嗎？”對於現實，陳道明無力改變，所以他選擇不干涉，但如果要他參與一部戲，比如飾演八路軍，旁邊擱一個打扮得明艷動人的女政委或者女衛生員，那他是不干的。

做不是一件容易事

因爲氣勢難掩、言論率真，陳道明往往被認

爲孤傲、冷漠，甚至難以接近。當初跟陳道明合作拍《一地雞毛》時，馮小剛最擔心的就是陳道明太孤傲，演不好那個處。處計好他人、左右逢源的小職員小林。陳道明彷彿看出了馮小剛的擔心，主動請馮小剛到家中喝酒——平素他最討厭在酒桌上跟人稱兄道弟，但這次兩人聊了整宿，幹掉了一大瓶二鍋頭，也理清了演戲脈絡。隔天一進劇組，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樣，十二分殷勤周到，處處陪着小心。劇組的機器壞了，從不求人的他二話不說跑到央視找關係又借了一台，每天收工後還要幫忙收拾東西，對任何人都笑眯眯的。可是等到戲拍完，吃散夥飯的那天，他連個過渡都沒有，“喇”的一下就離開了小林，臉上又恢復了那種波瀾不驚的表情，周圍的人都大爲詫異，馮小剛感慨：“你這變得夠快的！”他淡淡一笑，“這就是我的職業，我就是個戲子。”

“戲子”這個詞，含有很深的輕視意味，很多人都對其避之不及，陳道明卻坦然笑納。在他看來，現在的文藝結構跟舊社會的草台班子頗爲相似，藝人努力迎合社會商業大潮的需要，甚至不惜丟掉底線，這點還不及舊時的戲子，所以他寧可當個有操守的戲子。圈內人都知道，陳道明演戲對片酬並不計較，但假如對方開出的片酬過高，他反倒要再三斟酌，更加留心劇本的質量，因爲“如果本子質量太差，製作成本也低，你給我这么多的錢，那其他角色會請些什麼人演？這部戲的質量能好到哪里去？如果劇本足夠好，對方開出的價碼又很高，我會跟他們談，不要給我這麼多錢，你們把錢拿去多請些好演員，大家齊心協力拍一部好戲，至於我，沒那么重要”。

只要劇本合適，時間和心情都配合，陳道明接戲並非不爽快，但他“只負責踏實演戲，不負責配合媒體塑造自己”。至於後期的宣傳，他樂意配合，但絕不迎合。有人說他太傲，他也照單全收，他認爲：“傲不是一件容易事，謙虛倒是容易——只要彎下腰就行了，傲卻要挺直腰板，總得有什麼撐住腰吧……”

陳道明常說自己是個對人生設計感差，也不想有設計的人，而節制和疏離是他與世界交流的方式。至於這種交流帶來的副產品，比如褒貶、毀譽，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，“別人怎么看、怎么說都可以，就像冷了就加件衣服，暖了就脫一件，这么多年我早已經適應了，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沒有準備的人”。